

壮年下庄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军

踏入巫山下庄的那一刻，一股劲便撞进心里，不是轻飘飘的感染，是扎进骨血的震动。

盘山路在山腹间绕了不知多少个弯，车身沉到谷底时，视野已被窄峡收缩。顺着小河逆流往上，头顶“一线天”忽宽忽窄，光线在岩壁间跳着明暗的舞，直到一片河湾豁然铺开，井口似的天空兜住整片村落，这便是世人熟知的下庄。这条路是脱贫攻坚时添的新脉，于“下庄天路”那条媒体笔下的生命线而言，算是锦上添花。

原以为天坑里的村落是静穆的，却撞见了一个挥汗的壮年——竹丛的清香在空气里酝酿着劲，风裹着泥土撞过来，连村里几棵粗硕的风景树，都把枝干挺得笔直，像要撑住头顶的云朵。第一次来这里，最强烈的感受不是偏远或贫瘠，而是满溢的激越，顺着每片叶、每粒土往骨子里钻。下庄环伺的山，哪是江南丘陵的温婉，哪是高原雪山的凛冽？这里的山属喀斯特地貌，是“攥着劲”的。岩层泛着青灰，斧劈似的纹路里拧着股劲，千百年里它都这样攥着，把下庄揽在怀中，又往云里伸长。山坳里没有平缓的坡，连厚些的土层都难寻觅，偏有火棘、野山楂、悬钩子从悬崖缝、山脚石隙里钻出来，红的燃、紫的透，把生硬的山景点活了。雄浑里透出的自信，

是壮年人藏不住的底气。

这山原是造山运动时板块挤出来的褶皱，岩层里还裹着远古海洋的痕迹。那些凹凸的肌理，哪里是石头的皱纹？是十足的大地壮年时舒展的筋骨。尤其那些悬崖绝壁，冷着脸却藏着成熟、沉稳，波澜不惊里透着不可轻慢的威严，像历经风雨却始终站得笔直的汉子。

再看这水。溪流潺潺却不绵绵，多是从岩缝里蹦出来的地下水，似乎带着一股压抑很久的冲劲。顺着岩壁往下找，总能见着清水从石洞涌出来，天路上方的岩缝最是热闹，老远就能听到轰轰的流声。循声去看，只见一股茶盅大的龙洞水从半空砸向青石，水花蹦得老高，顺着石沟隐进乱石、钻过灌木，藏藏露露地聚成谷底的河。水不深，却清得能数见水底或圆得溜滑、或带着棱角的石头。这些石头，都是水流打磨过的精灵。村里人说，这是山的血脉，天旱断不了，涨水时随山洪冲进沟渠、漫进田里，石子中的稻子照样结满压弯腰的谷穗。我们蹲在溪沟边洗手，尽管是盛夏，溪水竟凉得刺骨，一股劲顺着指尖往心里钻，人瞬间就精神了，像喝了碗刚沏的热茶。

风是这里的信使，带着壮年人的豪爽。哪像城里的风那样软弱无力？下庄的风顺着谷底的河道，裹着大山的野气，顺着地缝往深处钻，到了宽敞的天坑里就撞、就旋，把舒爽和放纵全撒给这里的草木、砖瓦，撒给家禽家畜，撒给低头干活的

人。等它掠上天坑时，倒像浪头撞进漩涡——风卷着四野松涛，嗡嗡的带着龙吟的沉浑，让人不由得生出敬畏。几团乌云飘过来，半空就挂起雨瀑，当地人见怪不怪：“下庄有龙穴，这是龙王回家哩！”这时节，下庄的壮年汉子准会戴斗笠、披蓑衣，迎着风雨往田里去，掏沟、疏浚，背影钻进雨幕里，活脱脱就是“顶天立地”四个字的模样。

连太阳到了下庄都格外带劲。清晨从东边山坳爬出来，光芒洒在岩层上，穿透青灰的石头内部，让冰凉的石头有了温度；正午悬在头顶，晒得泥土发烫，玉米秆、烤烟、甜桔却借着这股劲儿努力拔节；傍晚从西边山巅滑下去，把半边天染成橙红，归巢的飞鸟披着霞光，与夜幕抢速度……乡亲们从早到晚被太阳照着，皮肤黑得发亮，却透着健康的光泽。他们说：“下庄的太阳养人，再硬的土，经它晒过，都能长出好庄稼。”

可这山这水这风日里的劲道，终究是因时而活。下庄的人，为了走出天坑、走出大山，为了见山外的精彩，把生死掷在悬崖外，一锤一钎从绝壁上抠出天路……他们的故事，早顺着风传向了远方。

在下庄，稍作留意就不难发现，乡亲们的手掌几乎带着厚茧，指节粗得像老树根，却都格外有力。天还裹着墨色时，随着杨大哥第一个扛着锄头出门，接着刘大叔、卢兄弟、黄兄弟、毛大叔等陆续背着背篓往田里去，脚步蹭着露草，沙沙声早把田埂唤醒，这些早起的，多是下庄的壮劳力。

说不清是下庄的环境造就了人的性

子，还是人的性子焐热了下庄的环境，只知深入下庄，就是靠近一股活劲。后来才知，这环伺的绝壁与天坑，原是中生代燕山运动的手笔——板块挤着岩层褶皱、断裂，才撞出这副独特模样。外人看这里岩石多、土层薄，是苦地，村里人却憨厚地笑道：“这山有野果解馋，这水甜得润喉，风里都裹着收成的气息，哪来的恶劣？”分明是个隐秘的世外桃源——没有城市的喧嚣，没有车马的闹腾，只有山的刚直、水的活泛、人的从容。春天映山红漫山，夏天清泉可饮，秋天野果满枝，冬天白雪覆山，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喜悦。

常有游客来，初见时总被山的险、路的曲惊到，可待上一两天，看朝阳爬上山头，看村民在田里劳作，看飞鸟在天上盘旋，心会慢慢静下来，再慢慢热起来。同行的树林兄说：“在下庄待过一周，浑身都攒着劲，回去再遇着难，竟多了几分勇气。”

是啊，下庄的力量会感染人心。山的雄浑，水的执着，风的劲道，树的顽强，人的坚韧，还有藏在云里、雨里、阳光里的生命力，都会悄悄钻进心里。让你觉得：再难的路，能走；再陡的岩，能爬；再高的坎，能迈。

风还在吹，云还在飘，村口的老青杠树还站着。回望环伺的绝壁，忽然懂了：下庄哪里是偏远的村落？它分明是个正当年的壮年人，筋骨是环伺的悬崖，血脉是穿村的小河，生命力都浸在风日里，在天地间写着最动人的篇章。而每个来过这里的人，都能从它身上接过一股劲，带着这股劲，走向更远的路。

圣迹月色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徐崇仁

着池塘发呆，《诗经》里的伊人，真的在水一方吗？真的会顺着荷风走到眼前吗？池水却总是安静的，什么也不答，只把云影、树影、亭影都融进怀里，和光阴一起慢慢流走。

后来宝顶山石刻要申遗，学校搬了家，我也辞职经商，揣着宝顶山的故事去城里做生意。那些在胜迹池边听水、看荷、念诗的日子，像被风吹走的荷瓣，飘远了，却总在梦里浮现——梦里的池水依旧清，荷叶依旧绿，连风里的荷香，都和记忆里的一模一样。

再回大足时，我已两鬓染霜。沿着古道往圣寿寺走，远远就看见胜迹池，竟没怎么变。石缝里的青苔还在，八角亭的木柱补了新漆，池里的水依旧清澈，信徒们还是会来亭里参拜，对着释迦牟尼像合十，对着池底的脚印驻足。去年冬至那晚，月色特别好，我裹着外套往胜迹池去。夜里的池水静极了，荷叶早已枯了，褐色的莲蓬立在水里，枯荷斜斜地指着天空，褪去了春夏的鲜润，却透着一股硬气——朔风刮来，梗子晃了晃，却没折断。

月色落在水面，柔得像缥缈的纱巾，水波轻轻荡漾，把一池风景揉碎。不远处的圣寿寺晚课声声灯火辉煌，和天上的月亮动静相对。我坐在凉亭的栏杆上，望着水塘，忽然就想起了当年教书的日子：学生们围着我

问问题，办公室里飘着粉笔灰，放学后池边的晚霞、荷香……一晃竟是32年，我从青涩的青年，变成了两鬓染霜的老人，奔波半生，历经起落，再回这里，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。心里忽然涌上一股酸楚，竟是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，觉得自己这半生，好像什么都没抓住。

风又吹来了，枯荷梗在风里轻轻响，像在安慰我。我忽然想起李商隐的诗：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其实不用等雨，这枯荷在风里的轻响，也足够动人。再看那些枯荷，忽然懂了——它们看似残败，根却还深深扎在泥里，等明年开春，春风吹来，又会冒出新芽，夏天再开得满池绚烂。这便是枯荷的底气，也是生命的道理：只要根还在，总有再盛放的时候。

月色爬上天空。我想起宝顶山大佛湾的旧事，老辈人说，鲁班和赵巧（赵智凤）曾比赛造大小佛湾，说好鸡叫就停手。赵巧先做完小佛湾，学了几声鸡叫，鲁班以为到时间，手里的活就停了，所以佛湾北岩有些雕像只雕了一半，有的还是石坯。宋嘉熙年赵本尊又修，现存的佛像、莲台，还有壁上的花鸟云龙，雕

得精细，金彩至今还亮着。

如今走在佛湾里，看那些或完整或残缺的雕像，能清晰地感觉到匠人的心思——就像胜迹池的水，本是条普通的溪水沟，却被引着从九龙口流出，流过释迦太子，再顺着卧佛前的水渠流到谷底，天然水脉和石刻艺术融在一起，成了千年不变的景致。那些雕像也一样，不管是鲁班的传说，还是柳本尊、赵本尊的重修，都藏着对“巧”的追求，对“恒”的坚守。

风里的枯荷响得更轻了，我心里的郁结忽然就散了。32年的时光，像这池里的水，看似流走了，却把最珍贵的回忆留在了这里；宝顶山的千年往事，也像这池里的水，把传说与历史、匠心与坚守，都轻轻赓续与传承，流芳一代又一代人。

月色下，胜迹池的水泛着清光，枯荷梗在风里轻轻摇晃。我知道，明年春夏，这里又会是满池的绿，满池的荷香——就像那些逝去的时光，那些难忘的日子，从未真正离开，只是换了种方式，留在了宝顶山的岁月里。

